

无论公历还是农历,今年都是个好年。

公历,2022,有幸邂逅三个“2”——三个“爱”,一生中肯定仅此一次。“仁者爱人”,爱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,也是人类自救的惟一“疫苗”、惟一处方!

农历,岁次壬寅,虎年。虎虎生威,如龙添翼,龙腾虎跃,虎啸龙吟,“气吞万里如虎”……

虎的故事不知几多。有也凑趣讲一个。讲我翻译的村上春树与虎、与中

身为越剧艺术的大宗师,王文娟开创了一个流派。但她的影响,远非局限于“王派”,而是推动整个剧种大踏步地前进。越剧的人气毋庸置疑,艺术价值却有过长久的争议。如果说,昆曲《十五贯》是一个救活一个剧种,那么越剧《红楼梦》的出现,就可说是彻底奠定越剧艺术崇高地位的标志。

整出戏成功的核心,正是在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身上。这么说并非忽视徐玉兰的宝玉的成就,而是林黛玉这个人物,真的太难扮演了。在娇花照水、弱柳扶风的外表下,隐藏着“螯背三山独立名”的才情与傲骨,这样一位千古才女,常被一味弱化、小化地表演。

无论唱腔设计,做功舞蹈,还是一种更为综合的艺术表现,大师范所呈现的,不止是一时之登峰造极。她将这样的境界刻入历史,通过自己的影音资料,也通过王派表现该角色的程式与规范,二者相辅相成,在戏曲舞台上为黛玉开出一片净土。对王文娟本人来说,历经《追鱼》《春香传》《则天皇帝》等剧登上高峰,复由《红楼梦》而至极顶,可说是一位表演艺术家发展历程最理想的实践。

然而,之后是那十年,越剧《红楼梦》电影版被封。解封后,王文娟荣登实际意义上的中国影史票房最高女演员——在那个人均收入几十元的时代,这部电影的票房超过两亿元!这是后世哪位演员可以相比的?可艺术规律的另一方面,往往也指向了盛极而衰。

到达这样的巅峰之后,一位表演艺术家要如何发展?这是一个极严峻的问题。王文娟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的演出,既有《西园记》这样古典风格的艺术精品,也有《忠魂曲》这样的革命现代戏的尝试。但若选择一部集大成者,一部堪与《红楼梦》并列的代表作,那就非《孟丽君》莫属。对一位越剧旦角演员来说,孟丽君这个人物有着高度的复杂性,人们常说该剧大量融合小生的表演,其实还不止于此。

袁雪芬有名言,昆曲是越剧的“奶妈”。越剧小生的划分没有昆曲复杂,但孟丽君一方面女扮男装而中功名,几乎通篇以小生的面目出现;另一方面,人物一路官至宰相的定位,又使之迥异于才子佳人式的小生形象。或许,倒是昆曲小生中的大冠生(扮演地位极高的人物或仙人)的定位与之相近。王文娟在唱腔设计,歌唱的细节修饰,以及做功、表情方面的成就,其核心在于:不脱离原作浪漫主义幻想的背景对人物的唯美化处理,同时围绕她独特的身份,做出最细致、到位的把握。“塑造”隐藏于人物之中。

对越剧这个年轻的剧种而言,演出孟丽君的故事算得历史悠久。近40年中,却主要还是通过王派的表演,让这个人物作为丰碑立于舞台上。对一位戏曲演员来说,“象”——他/她塑造的人物是否具有一种气象、境界,是一个崇高的衡量标准。拍摄电视剧版《孟丽君》时,王文娟已至艺术生命的尾声,却正是在人物的气象中,留下自己重归巅峰的不朽光辉。

江南地区,千百年来蕴育着文人骚客“梦里水乡,水墨丹青”的江南情怀,而上海是江南水乡古镇资源丰硕的地区,亦是极具“江南文化”的区域之一。我曾经在朱家角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,当时因工作原因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古镇,2019年再次受到上海市文旅局委托,带领博士研究生对枫泾镇、张堰镇、朱家角镇、金泽镇等11个历史文化名镇的景观风险、历史街区业态、文旅融合类型等进行考察调研。调查发现:大多数古镇旅游模式仍然较为粗放,吃喝玩乐内容大同小异,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,无非是划船、传统小吃,临走再买点特产,以一日游甚至两小时游和两小时游为主。店铺家家无新意,空有躯壳外表,很多游人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不去看觉得挺后悔,可是看了觉得更后悔,真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

#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

林少华

国东北小老虎的故事。一般人以为村上没来过中国。实则不仅来过,而且来了两个星期。时间是1994年6月。路线是经大连、长春、哈尔滨、海拉尔去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,去那里考察诺门罕战役遗址。村上一向喜欢动物。途经大连时看了大连动物园里的猫:“猫弓成一团静静睡着,眼皮全然不

睁,看样子睡得甚是香甜。”途经长春时去动植物公园看了猫的大师兄老虎,还抱着小老虎来了张合影。起因是虎山后面竖有一块牌子写道“抱虎照像”,费用十元。村上君立马来了兴致,“十元才相当于一百三十日元。有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,出一百三十日元就能抱上真正的虎子,真个十分了得,不愧是中国。”

本以为“虎子”顶多猫那么大,而看了饲养员抱来的“虎子”,村上顿时心里发慌:“胳膊都比我的粗得多,牙齿也长和大虎没什么两样。若给它咬上一口,大有可能忽地咬出一个洞。……果不其然,虎转到脖后准备咬我。来中国被虎咬了如何得了!我从背后死死抱着扑扑腾腾的老虎,由对方照了相。”相片我看过,村上的确一副畏敌如虎的样子,脸绷得紧紧的,视线直直的,大气不敢出。《挪威的森林》里的渡边君倒是悠悠女生说:爱你的感觉就像抱着小熊

在长满三叶草的山坡上玩了一整天。而村上本人的胆量全然比不上他笔下的主人公。就兽性发作而言,小黑熊和小老虎没什么区别的嘛!

顺便禀报,我也抱过虎——一只名叫“虎虎”的狗。狗假虎威?半个世纪前的事了,念小学五六年级的我养了一只狗。一身黑毛,仅眼窝那里各有一小撮白毛,俗称“四眼狗”,“个头”一般。但我和弟弟给它取了个极威风的名字“虎虎”。那年冬天刚刚看完长篇小说《林海雪原》,不过我的偶像不是杨子荣,是203首长少剑波。帅,英俊,把小分队漂亮的卫生员白茹迷得好苦。我就向少剑波学习:上山打柴时把“绑腿”(宽幅帆布

一天不学习,心里就焦灼不安,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知识、新信息和新的认知迭代,内心里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虚弱感,唯恐落后于这个社会和周遭的其他人。

这就是所谓的知识焦虑症。其实,一旦你明白任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谁

都不可能面面俱到,你的内心或许就会平静一些、踏实一些,也就是说,你做普通人,远比做一个不普通的人要轻松得多,这里有个成功学的概念在驱使着你,有时候,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,会带你走入黑暗和沼泽中,让人一刻都不得安宁,总是感到自己在虚度时光,是一种罪孽。长期如此,人不得病才怪呢!

别让古镇千篇一律

金江波

使之为城市人文价值的内涵映射。因此,我作为一个政协委员,写下了如下提案进行呼吁:用创意设计将古镇文化基因符号化、视觉化、体验化,融入到“民俗活动、空间营造、服装服饰、生活美食”中,突出生活美学的韵味打造,营造古镇的“当代美”;针对性的恢复原生样态,构筑古韵画意的江南意境,提振古镇的“形式美”;用声光电艺术等黑科技营造水乡夜游景观,创设古镇的“另类美”;规划“江南味”和“海派风”兼具的“一村一品,一村一果,一村一花”的文创亮点,增设国际语种的特色,展现国际认同的“中国美”,真正做到“镇镇有差异,家家有个性”,使每一个到访的游人深切感



壬寅大吉 (剪纸) 赵澄襄

带)绑得紧紧的,因没有皮带,腰间扎一条麻绳意思意思。扛着长柄柴刀,时而又正一下狗皮帽檐儿,昂首挺胸目视前方——可惜没有小白茹——领着虎虎一路正步急行。

进了山,不觉之间天色暗了下来。无边无际的原生杂木林,除了雪就是树,除了树就是雪。人影只有我和弟弟。如此置身于林海雪原,我就完全忘了自己是《林海雪原》里的少剑波——没准连小白茹也不如。心里有些怕,赶紧大声叫:“虎虎——”也怪,原本不知跑去哪里,虎虎每次都飞一般应声而至,歪脑袋蹭我的腿,伸舌头舔我的手,甚至立起前肢贴我的脸,眼神乖顺、温和而又有些凄寂。我和弟弟抱住它的脖子,把冻僵的手伸进脖毛里取暖,有时脚一滑,就一起在雪中滚下坡去……即使几十年过去的现在,我也能真切记起虎虎脖毛那特殊的气味和温暖。虎年,虎虎!

不过,在东北话里,“虎”也有“傻”的意思,却又并非全傻,而多少带有“憨”“很逗儿”的意味。我小时候那个年月,儿女到

受了婚嫁的年龄,倘有媒人上门,老人往往问一句:“那人虎不虎?”言外之意,好不好看,个头高不高都可商量,而若“虎”了,往下免谈。结婚是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——留下“虎”的后代,那可是一场大麻烦。如今当然没人那么问了。如今怎么问呢?这么问:那个男的是干什么的?一个月能挣多少钱?能不能在城里买房子?他爹是不是当官儿的?言外之意,只要这些“考核”过关,多少“虎”点儿也不碍事。

噢,“虎”点儿还真可能不碍事。母亲活着的时候,时常说我“虎”：“你们六个就你虎!钱没少花,力没少出,心没少费,还没人夸你好。虎不虎啊?”可是就结果来说,我们六个(我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),顶数我这个“虎”的混得风光——哟,连大上海的名报都找俺写稿……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知识焦虑症 格至

雪!下雪了!漫天飞舞的大雪,飘洒而下。足足下了两天没停。那天早上,我被来上班的小时工冯姐大声大气地喊醒了,大姐!起来看看,下雪了!

果然,拉开窗帘便看见天空是清蒙蒙的雾色,冷淡的天光,雪花大如鸽子蛋,从容淡定轻柔舒缓地从天而降。“哇!下雪了嘿!”我像根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,把窗帘整个拉开。

这景色已经是久违了的。北京,其实并不缺少雪,从我幼时的记忆开始,每年都会冬季看到这样的雪景,接触到雪的感觉总是很好。

雪这东西有个美好的外表,它是基本凝固的结晶体,聚在一起就是有透明感的白色。长时间的下雪加上地面的冷温度,层层叠叠便形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雪景,雪后初晴时的阳光照射之下,晶莹剔透。浪漫的人便开始大做文章,把雪做了多少形容。洁白纯洁啊,透明无瑕啊,像纯良的心地,像从未被污染过的处女地……那无数的美好的描述都是人们送给雪的赞美。

其实,它不就是水吗?当雪开始由于地温的上升开始化成水的时候,冰冷的雪水伴着由于泥土的入侵变得肮脏的时候,谁还会说雪是透明而又无瑕的?雪,就是水,是地上的水由于高温而蒸发形成水汽升腾而上,再由于天空的低温使之凝固变成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片云朵,之后又由于天空气温的变化开始幻化成水汽被地球吸引,回归土地。在这个过程中咱们看见的那些半结晶的物体就是人们最喜爱的雪喽。

小时候,北京的冬天永远少不了雪,我家的院子中央总会堆出一个雪人。把满院子的雪扫在一起,堆起来,堆得高高的,再用铁锹拍一个圆圆的小一点的雪球,放在大雪堆上,就是雪人的脑袋,在这个脑袋上塞两个煤球,煤球下面插一根胡萝卜,这就是雪人的脸。有一次我想自己推一个雪球,就在院子里和一个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用手撮了一个小雪球,然后在满院子的厚厚积雪上滚,开始那个雪球只有皮球那么大,后来就是越来越大,推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,推到后来这个雪球足有二十个皮球加起来那么高,后来就连地皮都被带起来了,泥土掺杂在里面。球很大,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泥土还有许多杂物混在里面,那些东西沾污了白色的雪。本来就并不很圆满的泥雪球一点都不好看,然后我就兴趣索然,把那个傻兮兮的大泥雪球撂在了地当央不管它了。祖母看着那个大脏球,再看看穿着棉袄棉裤裹得像个冬枣的我,胸前、袖子、裤子都已经湿乎乎脏乎乎了,因为我后来完全是全身趴在雪球上用了尽全身力量在推球的。老祖母还很高兴地说,小双真不错,会干活了啊,把院子的雪都扫了一大半。

对雪的清晰记忆还有一次,是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,那一次是我爸爸从中国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停留几天,我那时在印地安纳音乐学院读书,离芝加哥不远。我坐了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小飞机从我所在地半小时到达芝加哥。下了飞机我就发现,糟了,衣服穿少了,这地方好冷啊!也没人告诉我芝加哥是个冰雪之城啊。到处冰天雪地,人们穿着各种厚厚的装裹行色匆匆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长毛线衣,外面一件厚实的夹大衣,一条薄毛围巾。这哪行!我的两条穿着线袜的腿不停地互相碰撞,停下来就会觉得要冻僵了。那时候好年轻,冻得鼻子脸通红,后来竟然也没有感冒。

这样体验几年前又有过一次。2016年,北京朝阳区文联和美国休斯敦华人协会共同举办春节联欢,我和几位艺术家一起从北京飞往休斯敦,途经芝加哥转机,结果赶上那里百年不遇的大暴雪。多少次的飞机航班都停飞了,机场外到处是冰,走路必须小心,要不然就随时摔跟头。我们十几个人被临时分配到不同的几个航班分别飞往休斯敦。对芝加哥的冷我是有深切记忆的,所以对那种临时情况只有坦然接受。我一个人被安置在一个航班,后来又被通知飞机的轮子出什么问题了,就坐在机场里等。到达休斯敦的时候是深夜一点多了,我是代表团中最后一个到达目的地的。

近年来,不知为什么雪少了。人们嘴里经常会冒出“暖冬”这个词。一到冬天我们就开始盼望雪的降临,然而经常是一个冬过去,雪还没有来。

这几天,北京被雪铺满了,许多人用手机拍下清晨的雪景。必须赶紧拍,因为上班的人流和车辆涌上街头,地上的雪马上就消失了。

让上海的资源鲜活起来,请看明日专栏。

# 下雪了

吴霜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# 十日谈

提案的力量 责编:刘芳

